

中国“大师盗”还缺些什么

岳 岩

“今天中国陶瓷是一个‘大师’的时代。”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主任吕品昌这样概括时下的当代陶瓷艺术市场，并坚决要在大师两个字上加上引号。在吕品昌看来，以传统技艺传承为重点的大师评选，评选标准一直没有变化，大师作品只重视技艺而忽视创新和时代性，怎么能够出现当代意义的真正陶瓷大师呢？



珠山八友之王琦《风尘三侠》

继承还未到位？

评选大师的初衷没有错，国内也确实涌现出一批公认的大师，如王锡良、张松茂、秦锡麟、刘传、梅文鼎、顾景舟、吕尧臣等。但吕品昌认为，由于大师作品占据绝对主流市场，只要受封大师，其作品就身价百倍，这导致不少人使出浑身解数来经营和获取“大师”头衔，一旦成功，就忙得只有请“枪手”了。

“这么俗的东西竟然会有市场！”如吕品昌这样的质疑者对一些工艺大师的作品耿耿于怀，认为“大师瓷”卖得好只是针对中国礼品市场。2009年秋天，上海首届陶瓷生活艺术博览会就以标榜原创为态度，将大量中国传统陶瓷工艺美术大师作品屏蔽掉。

当然，大师们并不在乎这些质疑者的说法，因为他们看不

出，这些与全球潮流同步的当代艺术品好在哪里。相反，大师们认为，这些作者大多没有技术，根本不懂陶瓷语言，又能做出什么艺术来呢？

作为同时存在于当代陶瓷领域中的两种取向，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无论哪一方，都会指出对方的不足，但两者并行发展，互相无可替代。那些热衷于国际潮流与当代表现方式的人士认为，国外除了在概念上有所突破的陶瓷艺术，传承技艺者也不在少数，但相比之下，传统技艺传承部分在中国当代陶瓷领域所占比例过高。

除此之外，对当代工艺大师的质疑，也有其他方面的声音。陶瓷收藏家陈海波认为，在中国，

时间上离我们最近的大师是民国时期的珠山八友。珠山八友使中国陶瓷脱离实用，变成纯粹的艺术品，那个时期是20世纪中国陶瓷艺术的顶峰。吕品昌也认为，珠山八友确实是那个时代拥有创造性的瓷艺团队。从陈海波与吕品昌这些说法中，

看到的并不是指责继承传统，而是他们认为，当代“大师瓷”在继承传统上还没有到位。

实际上，中国当代陶瓷所遭遇的问题比其他艺术门类更加复杂。像中国书画、玉石雕刻等门类为国内所独有，而瓷器在被外国人破译出烧造的密码后，不断改进创新，应用于各个领域。中国瓷器要将传统发扬光大，任重而道远。

中国瓷逐渐走向衰落？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陶艺系主任郑宁说，在唐以前，上层人士多使用铜器，下层百姓多使用陶瓷，瓷器的烧造完全是民间自发的，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推广和普及。到了唐朝，经济的发展使得铜币不够用了，铜被禁止用以日用，瓷器代替了铜器，迅速发展普及起来。这为宋瓷的巅峰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物质基础，加上宋代理学和禅宗思想的发展，典雅、质朴、含蓄的审美影响着当时的陶瓷工匠，他们崇尚质朴，鄙视过分的人工雕饰，五大名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这种审美一直到现在还影响着日本、韩国的陶艺风格。

至于明清瓷器，郑宁认为，中国历代的瓷器都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宋的典雅，元的奔放，明的简约，清的繁复。明朝很多时候是在仿宋，但不再刻意追求精神境界，美学高度与宋朝无法相比，但彩绘的出现为中国瓷器发展出一条新路。清朝事实上是中国陶瓷工艺技术水平最高峰的阶段，当时的瓷器胎质缜密，釉质细润，法国人雷奈·格鲁赛就认为，清朝的雕塑和绘画明显衰落，陶瓷却是绝对的顶峰。乾隆后期，中国瓷器逐渐走向衰落。

吕品昌也认为，宋元之后，尽管每个朝代都有灿烂的作品出现，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特别是从美的创造性来看，瓷器创造性发展进程大大放缓了，元以后一直到清，包括器形、装饰、创新的力度在减缓，尽管在样式上不断有增有减，但从创新的角度衡量，是一直在滑坡。创造力的减弱，被吕品昌认为是因为匠人因循守旧，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对传统资源的当代转化问题研究不够，而遵守前人遗留下来的东西就有吃有喝，他们也没有再去创造的压力。当下的传统陶瓷产区如景德镇、宜兴、醴陵等都存在同样问题。

陈海波对于吕品昌的看法表示认同，他指出，今天当代“大师瓷”的结症也在于此。例如，同样是块瓷板，珠山八友可以在上面诗书画印，而当代的大师不要说吟诗一首，很多人书法都写不好，面临很大的问题。但是，今天很多艺术家都做瓷绘，其中包括没有绘画基础的，只是在那里描。表面上看，继承得很风光，实际上，真正好的艺术品并不多。

陈海波对于吕品昌的看法表示认同，他指出，今天当代“大师瓷”的结症也在于此。例如，同样是块瓷板，珠山八友可以在上面诗书画印，而当代的大师不要说吟诗一首，很多人书法都写不好，面临很大的问题。但是，今天很多艺术家都做瓷绘，其中包括没有绘画基础的，只是在那里描。表面上看，继承得很风光，实际上，真正好的艺术品并不多。

王者能否归来？

一个很让人郁闷的现实是，中国瓷器曾经是欧洲贵族才用得起的东 西，而现在，随便一个欧洲餐馆都有可能把中国瓷器当做一次性餐具随意处置。对于当代中国艺术陶瓷来说，昔日王者归来，还需要什么呢？

按照吕品昌的想法，这个答案是这样的：“从中国陶瓷的高峰来看，个性追求和思想境界，原创的精神都是构成高峰不可或缺的元素。不管哪个时代，我们都需

要大师，只是看我们的大师能不能把重点放在原创精神和作品的思想追求上。”

20多年前，吕品昌在景德镇陶瓷学院任教时，就曾把传统经典器形的瓷器进行摔打和扭曲，用碎片重新组合成他所认为的艺术品。在当时的一些人看来，吕品昌的行为简直就是胡闹，而在此后攻读硕士学位时，吕品昌将“胡闹”进行到底——他把历来视为大忌的陶瓷缺陷，如“釉裂”“气泡”和“黑点”等放大到极致。之所以有如此举动，是因其发现当时景德镇的陶瓷艺术家们沉浸在传统技艺氛围中，缺乏创新；而其“胡闹”的作品正是其内心的写照。

其实，在吕品昌开始“胡闹”之前30多年，西方的当代艺术陶瓷就已经进行了一番轰轰烈烈的“胡闹”。1954年，奥克兰加州工艺美术学院毕业的硕士彼特·沃克思在美国发起了“奥蒂斯革命”。这场“革命”的内容就是要陶瓷完全脱离日用品的束缚，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身为纯粹的艺术品。同样在1954年，日本人八木一夫创作出了《萨姆萨先生的散步》，改变了花器的本质，使其不再实用，而纯粹成为一种造型。八木一夫的创造力，使得陶瓷从传统实用领域上升到纯精神领域，确定了陶瓷艺术的地位。可以说，吕品昌的陶瓷“胡闹”更像是中国当代陶瓷艺术与国际接轨，至少也是在试图与全球当代艺术陶瓷站在同一个层面上。

“从内心出发，把自己的思想和个性赋与陶瓷，带来与传统陶瓷迥然不同的东西，这是当代艺术陶瓷在全球划时代的潮流。”吕品昌说。

北京荣宝2010年秋拍将扬槌

本报讯（记者蔡萌）北京荣宝2010年秋季艺术品拍卖会将于11月13日至14日在北京亚洲大酒店拉开帷幕。作为本年度最后一场大拍，荣宝精心挑选了近千件拍品，以满足不同藏家的需求。此次拍卖以中国书画为主打，同时还推出了古董珍玩专场及油画专场。

在中国书画专场中，本次秋拍，荣宝将推出众多名家作品。诸如周臣的《深山行旅访客图轴》、徐悲鸿的《奔马》、张大千的《春郊试马图》、傅抱石的《深山访友图》、林风眠的《仕女》、李可染的《翠溪人家》、范曾的《老子出关》等。岭南画派高剑父、高奇峰等亦有精彩作品亮相，如高奇峰

早年创作的《孔雀开屏》，高剑父的《丝瓜麻雀》、《雄鸡》，邓芬的《赏梅图》、《采莲图》等。

古董珍玩部分精彩纷呈，乾隆洋彩厂官釉金花瓶开百子瓶（一对）、清乾隆铜胎掐丝珐琅花觚（一对）、元代青花龙纹玉壶春瓶等将成为焦点拍品。其中，乾隆洋彩厂官釉金花瓶开百子瓶是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于乾隆七年的杰作，甚得乾隆皇帝喜爱，在《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有多处记载。

油画专场亦可圈可点，其中陈逸飞的《水乡》、冯法祀的《刘胡兰》等均为大师佳作。此外，吴冠中的版画《红高粱》、赵无极的《版画一组》等名家作品亦备受瞩目。

江莘扇面画展上亮珍藏

本报讯（记者晓瑞艳）由张大千画派艺术创作中心、人民日报社神州书画院联合主办的“张大千门人江莘扇面国画作品展”，10月24日至11月2日在北京孔庙和国子监博物馆展厅举办。既是画家又是蜀中知名收藏家的江莘，不仅展出了自己创作的百余幅扇面作品，还将收藏多年的其父江梵众及其父好友张大千、傅抱石的扇面作品一并展出，引来许多扇面收藏者前来观赏。

中国扇面艺术历史悠久，扇面画行于唐代，以纨为材质，扇形圆，故称团扇。至今流通的折扇，最早出现于北宋，后汲取高丽扇

的工艺及材料的变化，精工细作，日臻完美，也成为人们把玩收藏的艺术品。

江莘幼嗜丹青，得张大千真传，13岁就成为“大风堂”上最年轻的弟子。60余年来，江莘笔耕不辍，尤精扇画，致力专工，其画远追宋元明清，近抚岭南画风，融于心会。他擅于工笔，花卉、翎毛、走兽、虫鱼、山水皆用笔细腻，意蕴生动。

江莘说，他最大的担心就是扇面书画艺术的失传，因此，他想在有生之年专注于扇面艺术的巡展及学术交流，为扇面书画艺术的爱好者搭建一个交流的平台。

“千年藏书大典”出版

收录清代六大民间藏书家所藏善本

本报讯（记者李铮）由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苏凤凰出版社、四川巴蜀书社共同策划出版的系列丛书“千年藏书大典”，近日在北京推出。

该套丛书以民间、私人藏书为底本，原貌影印，不经任何删减、篡改，囊括了清代六大著名藏书家的毕生刊刻、收藏之善本，共计101册。其中包括鲍廷爵《后知不足斋丛书》、刘晚荣《藏修堂丛书》、江杏溪《文学山房丛书》、潘仕成《海山仙馆丛书》、孙星衍《平星馆丛书》、潘祖荫《功顺堂丛书》。据了解，“千年藏书大典”在古籍选目的过程中，内容侧重于

国内稀见古籍文献，使一些珍本、孤本得以流传。如清鲍廷爵所编《后知不足斋丛书》收集了一些珍贵的宋版典籍；《文学山房丛书》目前国内仅南京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保存有它的完本，国内其他各家图书馆或是保有几件散本，或是基本没有收藏，其稀有性可见一斑。

有关专家表示，此次“千年藏书大典”的修订、抢救、保存和整理了一批具有学术价值的民间古籍文献，不仅在文献学研究和国内古籍研究文献的收藏利用方面意义深远，更是民间力量对中国文化遗产的一次保护。

▲10月24日，“龙泉瓷韵”青瓷文化艺术展在京举办。本次展览由北京闽龙陶瓷艺术馆、浙江龙泉市人民政府和龙泉青瓷行业协会主办，展出了徐定昌、陈爱明、叶小春、陈石玄根、徐凌、卢伟孙等26位龙泉陶艺家的作品。这些青瓷艺术家们的作品器形雅致、釉色清新高雅、装饰纹样丰富、融现代与传统于一体，具有很高的审美情趣和收藏价值。

龙泉青瓷始于五代，盛于宋，以其清淑犹如天空，宁静似深海的哥窑、弟窑瓷器享誉海内外。2009年，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据悉，此次展览将持续至2011年1月24日。

本报记者 喻非卿 摄



邮票打折何时是尽头

许明罡

今年以来，尽管邮市行情仍有起有落，但表现要明显好于往年，这让许多集邮爱好者和投资者对邮市的前景抱以高度的期望。然而，在行情的“光环”之下，延续已久的打折票问题却依然如故。

新邮仍在打折

目前，1.2元面值的平信邮票基本上都是在5.5折左右销售。即使今年所发行的新邮中出现了《红色娘子军》、《旅游旅行大会》等高涨幅品种，但依然难掩大部分新邮打折的窘境。

直到目前为止，打折寄信实用票的行情虽然有升有降，但都依旧处在深度打折的怪局。如面值1.5元的由0.94元升至0.98元，面值1.6元的由1元升至1.1元，面值2元的由1.22元升至1.26元等；而面值0.5元的由0.35元降至0.34元，面值1元的由0.68元降至0.66元，面值1.20元的由0.7元降至0.68元等。

更让人觉得奇怪的是，对今年上半年邮市冲击最大的恰恰是2007年至2009年所发行的邮票。有人认为，这说明邮政部门库存中依然有大量的新邮，次新邮，行情的启动显然对打折票怪局无能

为力。

邮资封、幸运封打折幅度更甚

其实，邮票打折现象大家已经见怪不怪，都明了其中的缘由，那就是邮票发行量过大，供过于求的状况非常明显。

许多消费者也曾提出，邮政部门降低新邮发行量可以消除打折现象。但也有人认为，此法固然出于保护国家名片形象的善意，但却只是注意到了事物的一面。因为邮政部门不得不考虑自身的利益和员工队伍的收益问题，在邮政服务一直出现亏损的情况下，邮票发行收入在以往乃至今后都将成为邮政部门的支柱收入之一。这是客观存在的体制问题，所以片面地要求大幅降低新邮发行量显然不切实际。

然而，有一个问题却是邮政部门应当也必须考虑到的，那就是其他邮资品的发行应当适可而止。

近些年来，除了新邮之外，每年邮政还发行大量的邮资封、幸运封等品种，这些品种无论是在集邮领域还是实用领域，都得不到充分的重视。因此其打折幅度

往往更甚于邮票。在邮政通信受到互联网冲击而日益萎缩的大背景下，其他邮资票品的消耗加大也就意味着邮票的实用消耗越来越少，积压越来越严重，“源头”之水源源不断，无疑给下游的“泻洪”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和风险。

由此来看，如何在保障邮政利益和消费者利益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显然是邮政主管部门的当务之急。

一再设“卡”阻碍消耗

邮票发行的“终端”无疑就是实用领域的消耗，只有通过充分的情况下，邮票才有可能最终实现保值与增值，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然而，实际中，我们却没能看到有关部门采取有效的措施来逐步促进邮票的消耗。相反，屡屡所见的却是发行部门在消费者使用邮票中一再设“卡”，阻碍了邮票的充分消耗。

尽管这些年来主管部门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要求各级邮政部门逐步放宽邮票的使用，比如允许在包裹上贴用邮票等，但事实上真正能做到不折不扣执行的似乎并不多。经常所见的是邮



即使今年所发行的新邮中出现了《红色娘子军》、《旅游旅行大会》等高涨幅品种，但依然难掩大部分新邮打折的窘境。

政工作人员拒绝贴用邮票，即使允许贴用，也往往会以“需要班组认可”等种种借口加以迟滞。而一些邮政窗口以“防止假票”为理由拒绝消费者自带邮票贴用也屡见不鲜。

凡此种种，无疑说明在邮票最终使用这一终端问题上，邮政主管部门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疏导。一头堵，一头却不疏，那邮票的实用消耗也就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诸多邮票不打折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收藏打折票有点无奈

由于新邮几乎年年打折，收

藏难度和趣味越来越低，投资价值也一日不如一日，因此导致一大批集邮爱好者转向了新的收藏方向。比如编年打折邮票近年来就有趋热之势，毕竟相对于打折套票而言，版票从理论上而言存世量少许多，无形之中也就增加了收藏难度和趣味。

打折版票比那些热门品种的投资风险要低许多，这符合相当一部分投资群体的心理特点，因此一批编年精品版票在收藏需求逐步加大的情况下价格也是稳步抬升，成为邮市新的亮点，倒值得引起藏家的关注。



老版《水浒传》连环画